

颜斗作品集

大英雄

下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顏斗作品集

大英雄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关山月奉命下山了，他的任务是找寻鹰叟的下落。神秘的鬼乡，神秘的鬼乡三宝，在偷剑还剑的过程中，他竟与鬼乡的公主有了感情。

神鹰五式，天下无敌，在北国武林，关山月大显神威，意外的获得了绿林盟主的位置，可这时关山月只有三天性命了，他会做些什么呢？

目 录

第十三章	红粉知己救郎君	-----	501
第十四章	知恩图报大丈夫	-----	548
第十五章	心有灵犀一点通	-----	588
第十六章	剑气冲天魔血溅	-----	628
第十七章	掌下游魂假英雄	-----	670
第十八章	山月赢得美人归	-----	711

第十三章 红粉知己救郎君

赤足少女突然怔住了，芳心百回千转，疾忖道：“这分明是神鹰五式中的武功呀？”

心忖未了，关山月已一掌拍在鹰鼻老人背脊上，鹰鼻老人一个踉跄跌出老远，他羞怒交加，愤然反手一举，向他击去。

但是，关山月业已换了个方位，他这疾猛一掌，无巧不巧落在同伴身上，俩人同时惨叫一声，跌出老远。

凉海黑鲸缓缓爬起身来，感觉炽热，全身劲力离他而去，不禁惊恐交集，张口连声狂吼。

鹰鼻老人一挺身而起，忽地，人影一闪，那形若鬼魅的江北盟主关山月昂然立于跟前，不禁大惊失色。

此时，三人才知他真实的才学，但懊悔已迟……

关山朋并不击他，冷冷喝道：“限盏茶时光内，叫龙睛虎须出来见我，或者放她，两者随从选择其一，若有违抗不听，吾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他手掌一扬，虽只是虚势恫吓而已，但对方已吓得拔足便逃，甚至连同伴也顾不及了。

目光阴鸷的老者，一见事态不妙，伸手将凉海黑鲸抄

在腋下，转身就走，眨眼不见影子。

这事不过霎眼过程，但众人对他的看法已完全改变。

南疆大荒再不自持身份，沉声道：“关朋友，请据实回答吾的话，适才用的可是神鹰五式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错！”

南疆大荒道：“它是鹰叟传授你的么？”

关山月冷冷笑道：“鹰叟与吾是敌人，不可能授吾武功！”

南疆大荒奇道：“难道当今世上，还有人习得神鹰五式？”

关山月见赤足少女也惊讶不定，便道：“正是！”

南疆大荒诧道：“那么是谁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这个……恕吾不肯透露！”

南疆大荒道：“吾知你名关山月，与吾门关大湾乃双生弟兄，你可知自己的身世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吾知之不多，但大概却甚清楚！”

南疆大荒目光如电，划过山川大地，道：“那么，你一定知道令堂是如何死的了！”

关山道：“她老人家水土不服，操劳过度而离开人世的！”说话时，他目光逐渐垂下，他内心又被生母的不幸，引起一阵伤痛。

南疆大荒沉声道：“非也，她乃‘火龙赵刚’秘密杀害，死前自己还不知真情，端的可怜！”

关山月心头大震，脱口问道：“此事当真？火龙赵刚是谁？”

南疆大荒道：“此人你也见过，就是鬼乡中那红面老人！”

关山月怔怔出神想着：“奇怪，她老人家即为红面老人秘密杀害，为何自己不知，外公不知，只有他知道？”

便道：“你有何证据！”

南疆大荒道：“这陈年之事，追究起来，牵涉甚广，反正火龙赵刚乃你杀母仇人，这是事实！”

顿了顿，道：“这也是鹰叟示意去做的，当今世上除吾之外，别无人知！”

关山月怔道：“你请把当时情景说来！否则吾决不相信！”

南疆大荒道：“令堂被鹰叟放逐之后，辗转流落江湖，生活清苦，但为孩子作想，却又不能不顾而去，有一日，她投宿客栈，半夜闻叩门之声，心生奇念，便打开房门，那知门外空无一人，她以为自己听错，正想回身关门，横地里忽来一阵阴风，至此，她体内已为阴毒之渗迫，不数日便死地异乡道上……”

他补充道：“吾本不知，途经荒道，忽闻呻吟之声，趋近一瞧，原来是令堂跟一个生前好友，令堂由好友挟着，频频吩咐遗言……”

“吾旁听一会，全是些惜别之辞，便想走开，那料因此惊动令堂怀内两个婴儿，齐齐大哭起来！”

“吾倾耳一听，忽觉这两婴儿哭声哄亮，与普通婴儿大不寻常，便动传艺之念，要求令堂将婴儿交我带走，令堂好友执意不肯，只许割爱一婴，我无法可想，只有勉强

收下!”

“令堂心关爱子，遂吩咐我善待婴儿，吾见她满面紫青之气，深布不去，不像寿终正寝，细心查之下，竟为‘火龙神拳’所伤!”

“火龙神拳乃火龙赵刚得意绝技，火龙赵刚享名不久，吾没料到他竟忍心将之绝技施于弱妇人身上，暗中大感懊恼，便决意抚婴长大，然后嘱其为母复仇!”

“是时，令堂毒力上冲，无药可救，只有长逝人世!”吾为此恩怨，闷压于此，想不到十余年后的今天，始有吐露之机……”

他目光瞥了东厢士子一眼，道：“吾携婴回山，即开始采购各种养身培气之药为之洗炼，不想却发现他臂上留有印鹰，因此断定他乃鹰叟之子!”

“鹰叟与吾，早年曾有怨隙，吾考虑良久，终以授徒为重，抛开一切恩仇怨果，将之扶育长大。”

“经数度调查，原来火龙赵刚早已投效鹰叟，吾当时大为奇诧，此婴之母即为鹰叟之妻，为何鹰叟竟命火龙赵刚毁其性命!”

“这段恩怨，一直留存至今，吾始由好友口中得知鹰叟的一切，以及其命人毁妻的原因!”

他哼一声，道：“吾认为鹰叟过于残酷，既已放逐其妻，已够填满怨恨，何必斩尽杀绝，逼人太甚，故此，不惜泄露此陈年旧怨，让你得知生母真正死因!”

关山月听罢，面上已现杀机，自语道：“我若早知红面老人即是我杀母仇人，适才见他现身之际，必不肯放过

报仇的机会，此刻显然太迟了！”

他又想到：“母仇不报，焉为人子，我……”

他决定放下脸皮，向赤足少女药，便将她拉开一旁，低声道：“适才南疆大荒之话你听到没有？”

赤足少女道：“想不你到也跟我站在条路线了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母仇未报，我死不瞑目，现在我希望你能给我点帮助！”

赤足少女道：“你可是叫我代报母仇！”

关山白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只希望你给我一个活命的机会！”

赤足少女不解的道：“你这般言语，好似性命操纵在我手中？”

她又道：“我当然不希望你莫名其妙的死去，但我不知如何才能才帮你的忙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身中散花毒力，曾经求医于东北闻名的大夫，活手华陀，但为欠一味药而无法挽救不幸？”

赤足少女立刻问道：“那是什么药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龙涎香！”

说出口后，他心情十分紧张，匆匆又问道“你还有这药么？”

赤足少女道：“我还有一点，但放在娘那里……”

关山月不好说：“你快去拿？”

便垂下目光，失望的道：“看来我只好抱怨终身了！”

赤足少女忽然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，报怨终身，我并没有说没有，我可以去拿！”

大 英 雄

关山月料不到这高傲不凡的少女然变得如此温驯，心内大喜过望，便道：“如此有劳你了！”

赤足少女道：“你马借我一下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她一个灵巧的飞身，跃上马背，只见沙尘滚滚，转眼不见不影。

关山月出神的想着心事：“她待我如此好，我要怎样报答她呢？”

蓦然——

一个铿锵有劲的声音打断他的思潮：“哪个是江北绿林盟主？”

关山月疾然举眸一瞧，只见一大队人马自远方奔来，为首一人身高八尺，腰大十围，肩披虎皮大氅，足登福字棉鞋，威风凛凛，神气勃勃，由一群江湖好手拥着大踏步而来。

关山月见他虎头豹眼，狮鼻巨眼，目光闪湛如电，不禁心神一凛，疾忖道：“此人长相不凡，举止傲慢，难道就是南七省绿林盟主龙睛虎须其人！”

他仔细一瞧，果见对方双眸亮似龙睛，颌下须髯浓密，且其美髯有光，不禁更肯定了自己的猜想。

面对如此人物，他身系江北绿林荣誉，不能略示弱意，但昂然行出，大声笑道：“吾便是江北绿林盟主，请教阁下大名？”

来者洪钟也似的回笑道：“吾龙睛虎须也，久闻北方绿林好汉业已选出盟主，特此道贺！”

他拱手一礼，关山月立刻抱拳回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敢

劳神，敝人能德薄鲜，今后还望贵盟主不吝指教！”

龙睛虎须见他器宇昂藏，年纪虽青，却威严十足，举止谈吐，无一不有规有序，心想他果是个人物，便洪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阁下不必太过客气。”

谈笑间，双方已距离不到三丈，关山月心知盛名之下，必无虚士。对方乃南七省绿林巨擘，遂不敢大意轻敌，暗中鼓动丹田，运气上掌，然后昂然而立，蓄势以待。

蓦然——

一阵昏眩的感觉自内心透出，他不禁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：“不好，散花毒力已在体内发作了！”

他莫名的气恼起来，心想：“早不来，晚不到，偏在这吃紧的时候，万一有所不测，岂非丧尽江北绿林的面子，这如何是好！”

他急盼赤足少女赶到，惟有眼下她龙涎香，方不致坍台丢人。

他忽想起身上还有一本神副本，心想我毒发身死之后，这珍秘的武学势将落入恶人之手，倒不如先把它毁掉再说！

他遂把心一横，掏出神鹰副本，撕得粉碎。

东厢士子心头微动，忽然疾步上前，伸手去抢。

关山月动作比他更快，早将碎纸掷往一旁，东厢士子只捞着一张，而这张碎纸上正巧有一幅小人仰首长吸日月精华的图画，他立刻大声道：“兄弟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关山月心中突生出一计，心想我何不利用这机会拖延

时间，也许能拖延到她赶来也说不定？

他便朗笑一声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它就是记载神鹰五式绝艺的神鹰副本！”

东厢士子张大了眼，灼灼注视手上的小图案，暗忖这小人动作怪异，一举一动莫不奥妙异常，难道就是神鹰五式中的一个绝式？

他灵机大动，忙将碎纸贴身藏进，又发狂一般将地上散乱纸屑尽数拾起，用手帕包着，收入怀中。

关山月暗想：他若他把碎纸凑合，神鹰五式岂非落入他手？这时体内阴气大作，使他不敢妄自动弹，不由大为气恼。

龙睛虎须道：“当着北六省绿林盟主之面，敝人若不将已方介绍一下，未免太显得小气，来，来，来，大家同是弟兄，理该认识认识！”

此言一出，正中山月下怀，忙拱手道：“久闻南方绿林英材辈出，人材济济，敝人心仪已久，正好乘机熟悉一下，阁下且请劳神引见吧！”

龙睛虎须洪笑道：“吾座下三秀，阁下业已见过，吾不用再赘述了，这位是名震洞庭的‘伏蛟者’。

这位是得力助手‘游身八卦手郑江’，早年以八卦游身掌闻名泗水，去年春末始加入吾人盟团……”

关山月便打量这八卦游身手郑江一眼，只见他鹰叟鹤眼，目光森寒，情知此人必然足谋多智。

八卦游身手一见他打量自己，立刻挺身而出，抱拳道：“敝某不才，适才闻三秀满载教益而归，心内着实佩

服异常，愿以区区八卦陋学，讨教阁下绝艺！”

关山月虽知自己此刻已成纸老虎，但江北荣誉所系，非是小可，便假装高兴之容，微笑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敝人亦久闻大名，很想见识见识，且待贵盟主介绍完毕之后，才做比艺的打算吧！”

八卦游身手郑江口里大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带着一脸惊喜，兴奋之容退回部阵。

关山月见他如此，顿然明了己的身分，暗想：“这八卦游身手郑江也算是个人物，一闻我答应与他比博就这样高兴，可见我的身分已在彼等之上，此后且不得自贬身价，随意答应这些企图登龙攀凤，扬眉吐气的人。”

一念未了，龙睛虎须已将手下部众介绍完毕，但是除“伏蛟者”“八卦游身手郑江”外，他对其他南方绿林巨擘的姓名来历一概不知，甚至连众人的面目都没看清，因为介绍中，他全付精神贯注在思想里。

此刻，他心中有些懊悔，因这事虽小，却可能导致一场不愉快的尴尬局面，甚至更大的杀戮。

龙睛虎须全然不知他心内的疑难，道：“听三秀传报，关盟主曾于庆余酒楼内肆意施展绝技，约斗奉吾命出外行事之人，并且伤害数位弟兄！”

他话声一顿，若有深意的注视关山月一眼，接道：“结果，关盟主双拳不敌四手，盛怒而去，只留下一位穿紫色衣裳的姑娘不及照顾，由三秀擒回，这事对也不对？”

此言一出，他手下统领的绿林好汉都似约好一般，哄然大笑起来，笑声中洋溢着讥诮，嘲弄的意味。

关山月脸色一沉，心想你明知故问，可是故意借题讽刺我？但紫衣女实落于对方之手，彼等却不管此举是否是故意而为，一时竟自难于回答。

龙睛虎须立刻发现山月脸色不对，回头盯了众人一眼，像似在责备众人的失态，但面上甚不经意，显然他根本就没动气。

众人但经一盯，笑声略止，但余音犹存，歇了不久，大伙儿又因山月没及时回答，纷纷低声谈论起来，并有意无意讥笑关山月江北绿林盟主之尊，却临阵脱逃，连一位异性同伴都无力照顾！

关山月又何尝看不出，这些江南绿林好汉由于讽刺北方绿林已惯，甚至连自己这新任的盟主也未放在眼里，正想开口斥责，那龙睛虎须又道：“适才三秀经关盟主大发虎威，满负伤创而归，曾转达关盟主贵意，表示不放那紫衣姑娘自由，则将全部责任归罪于吾，令吾即速出来应话，此事当真？”

关山月闻言，情知三秀大败而归，心有不甘，必在他面前拨弄一些是非，但误会业已铸下，辩驳也是没用，说不得还让对方笑话，便沉声答道：“不错，吾以为欺凌一个弱女子，不是绿林好汉的行径，未知盟主认为如何？”

龙睛虎须哈哈大笑道：“关盟主言之有理，然惹事者乃关盟主，并非吾门下三秀，怎可谓欺凌弱者女人，分明是关盟主企图击败吾江南绿林好手，借故惹是生非嘛！”说罢冷哼一声。

关山月暗忖！

大 英 雄

人家剑锋逐渐向我逼来，分明有意寻难，我且不能坍台丢人！

便也不甘示弱，朗声长笑道：“既然贵盟主有互动干戈之意，敝人也无话可说了，且请将……”

一言未了，那八卦游身手突然虎跃而出，大叫一声：“我郑江不自量力，先领教阁下江北绝艺！”双掌一错，直劈而来。

关山月离他约五丈多远，便觉掌力强劲，凌厉绝伦，心知生死荣誉在此一关，不容大意，便朗笑一声，提足半身功力，一招“天外有天”，以右臂拂开掌风，然后左臂直劈而入。

八卦游身掌正待施展八卦门绝学“分花拂柳”折辱敌人，哪知掌风吐至一半，忽被一股强猛大力震了回来，要收招已来不及，当下被关山月“天外有天”一掌劈中，哎唷未响，就昏死过去。

关山月一招中敌，雄心大扬，正想出言挑衅江南盟主，但是，骤然间气血上涌，不禁一阵昏眩。

他思想敏捷，立刻发声一吼：“你好像甚不服气，不妨一同来吧！”借幌摇之体一个左倾之势张开双臂，击向“伏蛟者”。

“伏蛟者”并无意讨教对方身手，但为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扬掌去接，只听碰的大响一声，他身体急剧的摇晃起来，被一股奇劲大力撞退数步。

关山月本应当场出丑，但因此一来，不但没现露底细，反而把对方众人吓了一跳，龙睛虎须一改轻视之容，

前行数步，强笑道：“哈，哈，久闻阁下人材出众，武功盖世，今而一见，果然非徒具虚名之士，此不独江北绿林之幸，甚至中原绿林同仁也将蒙受荫荣！”

关山月已只剩一口傲气在竭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了，闻言强抑体内阴火之气，大声说道：

“龙睛虎须，我本无意伤害你手下之人，但为形势所逼，事不由己，尚请大量恕宥如何？”

龙睛虎须也抚髭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这是贵盟主不弃之故，否则阁下必不屑动手！”

他面上虽笑色吟吟，但一双神光湛湛的眸子中已闪烁着仇怒愤恨的杀机。

关山月心细如发，哪里看不出来，不禁有些焦急。

正在惊忧未定之际，忽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回头一瞧，果见心上人策马飞驰而来，马行似箭，转眼间便至眼前。

他大喜过望，忙疾行数步，在她身侧低语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等得好苦！”

赤足少女铁秋琴生像没听到他的话声，匆匆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粉交给他，道：“快吞下它吧，迟了……”

她忧心忡忡的回头望了一眼，关山月心神大凛，疾付道迟了？迟了就怎样？他见她神色不对，赶忙转身瞧去，只见一个白衣飘飘的少年俊者慢步行来，他仪态不凡，举止潇洒，行走甚慢，却疾似行云流水，一会儿工夫便至眼前。

关山月乃识货之人，见状不禁一震，暗想这是什么功

夫呀？

铁秋琴见他走到近侧，忽无故的退后两步，美艳的脸上有一抹慌乱的色泽。

关山月不明其故，暗想她武艺超凡，心静如水，连“蜘蛛神君”那等厉害的魔头都未经放在眼里，为何见了他便慌乱如是，难道这白衣少年当真有令她惧怕的地方！

一念至此，遂也不敢大意，便按兵不动，静观形势。

一面他悄悄吞下所有的龙涎香，一股浓郁无比的芳香自腔内喷出，顿时周围的武林巨擘都有闻及，大伙儿不约而同扭过头来，用奇讶不解的眼神瞧他，这浓香在空中浮飘不去，他体内已自然的推动着一股热流，徐徐走黄庭入泥丸，然后全部积聚在十二重楼，阳关紫府，刚才那阴寒之气立刻尽隐而逝。

他暗中试想提运真气，发现体内充沛，一切如常，不由惊喜交加。

他由感激生出报答之心，由报答产生一片爱慕，至此他忽然在心中发誓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决不让这丽姝受苦。

这时，赤足少女铁秋琴已然退至东厢士子跟前，东厢士子福至心灵，突然张开手臂，疾抱而去。

赤足少女心神不宁，眼见就将落入东厢士子魔掌，一霎间关山月突然大喝一声，掷出手中长剑。

他早已抽出长剑，准备对付这来历不明的白衣少年，却不想因赤足少女有难，而对付了自己亲生兄弟。

一条匹练带起尖锐风声，闪闪亮亮的卷刺而去，快如闪电，甚至东厢士子手指未触到赤足少女衣缘时，那强劲